

# 马本斋

河北人民出版社  
GONG HE GUO CHUAN  
QI YING XIONG  
MA BEN ZHAI  
马国超 著



英雄本色 革命年代

共和国传奇英雄

# 马本斋

马国超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共和国传奇英雄——马本斋

马国超 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0.75印张 220,000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6000 定价:15.80元

ISBN 7-202-02055-6/I·456

# 目 录

## 第一章 ..... (1)

马永长望着刚出生的儿子,心想:在这多灾的世道,自己又添丁加口,这一切都是真主的本意。于是,他跑到清真寺,请阿訇给儿子取了个吉利的回族经名,叫“尤素夫·马本斋”,学名叫马守清。

## 第二章 ..... (11)

母亲领着小本斋,走到穆斯林学堂门口停住了脚,抬头看了看这高大的门楼,心中有股说不出的滋味儿。她深深叹了口气,领着儿子挺胸迈进了门坎,走进大院。

## 第三章 ..... (18)

当他们穿过清真寺大院,走到后院的时候,就听到有节奏的声响,“咚咚咚”,那声音使人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马氏父子壮着胆子,走进西厢房,爷儿俩抬头一看,房顶上那根老房梁果然在震动……

## 第四章 ..... (26)

……马本斋爬冰卧雪,一练就几个钟头。他的枪法越练越准。白天,他能打掉挂在树枝上的一串串冰凌;晚上,能摸黑打掉朵朵灯花。这年冬天,他被提升为棚长。

## 第五章 ..... (36)

这年他只有28岁,是全师最年轻的一位团长。……他虽然性情刚毅,宁折不弯,但他为人态度谦和,言简语少,很像一位温文尔雅的书生。

第六章 ..... (44)

马本斋要解甲归田的事，像挡不住的风，终于传开了，团里的营长、连长们，三三两两地登门惜别，络绎不绝。他们有的含泪挽留，有的难舍难分。

第七章 ..... (55)

淑芳感激地看着这位见义勇为的青年人……思绪万千。在她和爹流浪的这些日子里，她不止一次的想起他……可就在他们父女大难临头的生死关头，他又从天而降……

第八章 ..... (64)

欢乐声中，新郎走出门来。他虽然身经百战，在战场上是位勇将，可是在眼下这种场合，却不免有点羞怯，感到手足无措。他红着脸，走到花轿前，伸手撩起了轿帘……

第九章 ..... (76)

马本斋置身于这种吹吹捧捧的场合，心中大为不快，他似乎又回到了山东烟台。当年在海岸街的“蓬莱春”饭庄里，那种灯红酒绿，大摆庆功宴的场面时隐时现……

第十章 ..... (93)

马不停蹄，枪声不断。在密集的枪声中，马本斋突然身体一晃，从马背上翻滚下来，落入子牙河，他在水里向上窜了两下，就不见了。

第十一章 ..... (114)

这次马本斋来到梁家，住在小东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了掩人耳目，他从未出过院子，村里的人们，谁也不知道梁家住着一个外来人。

第十二章..... (134)

马本斋刚要走下河堤，发现在逃跑的国民党队伍中，窜出十几个兵来，肩上扛着几个长方型的木箱子，直奔子牙河堤。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不好，他们要炸堤决口！

第十三章..... (146)

自从高志轩老师到东辛庄教书以后，他就和马本斋交上了朋友，两个人来来往往，非常亲密。马本斋经常可以从高老师那里听到一些他过去听不到的道理……

第十四章..... (159)

马本斋就是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举起刀枪，竖起报国义旗，拉起农民武装，投入了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奔上了真正的革命道路。

第十五章..... (168)

在东辛庄的村南柳树林里，出现了一群神出鬼没的人。他们一忽儿窜入沟中，一忽儿躲在树后，一忽儿趴在地上，一忽儿匍匐前进……

第十六章..... (184)

……突然，西边响起震天的“雷声”，原来义勇队的几门“大抬杆儿”埋伏在两边已久等多时了，这时一齐开炮，就像天上下雹子，密如雨点的铁片和铁砂，向鬼子和汉奸倾泻而来……

第十七章..... (205)

刘汶接过钥匙，走进里屋，打开钱柜，只见雪白的银元整整装满一柜子。彪形大汉顺手捧起银元哗啦哗啦地往布袋里装，三下五除二，把钱掏去了一大半……

第十八章····· (224)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周朝贵边打边退，马本斋紧紧咬住不放。他们从院子里打到客厅里，又从客厅里穿过旁门打到跨院里，从跨院又穿过月亮门……

第十九章····· (241)

……马本斋打开电报，上面写着：“经中央军委决定，命回民教导总队改名为‘回民支队’，马本斋同志任司令员。”……

第二十章····· (254)

早已埋伏在康庄的战士们，个个像下山的猛虎扑向敌人，慌了神的鬼子兵拼命作垂死挣扎。战场上枪声、喊杀声、人叫马嘶，乱作一团。

第二十一章····· (271)

司务长是笑容满面地听着王大娘说话，当他听到把猪肉送给马司令员时，立刻变的目瞪口呆了……

第二十二章····· (279)

……哈少甫看了看天空，不觉有些慌乱，想到马本斋是一个抗日英雄汉，自己在他心目中却是一名可耻的小汉奸，要是他向我要亲妈，那可怎么办？……

第二十三章····· (287)

马本斋带领着一大队和二大队，巧妙地埋伏在豆棵地里，一个个紧握手中枪，屏住呼吸，紧贴地皮趴着，眼睛盯着黄土大道，那情景就像是蛟龙潜在海底，又像是猛虎准备扑食似的。

**第二十四章**..... (299)

他写着写着，突然感到一阵头晕，他赶紧闭上眼睛，伏在桌子上，静静休息一下。可是肚子里还不时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他又紧了紧腰带，忍着饥饿。

**第二十五章**..... (315)

小杨手中的汤盘子“叭”地一声掉在地上，哭喊着：“马司令员，你可不能离开我们呀！……”



## 第一章

马永长望着刚出生的儿子，心想：在这多灾的世道，自己又添丁加口，这一切都是真主的本意。于是，他跑到清真寺，请阿訇给儿子取了个吉利的回族经名，叫“尤素夫·马本斋”，学名叫马守清。

从清真寺院里那高高的塔尖仰望星空，夜幕上缀满的星星，就像大红枣满满地缀在树荫中，斑斑点点，好看极了。早起的雄鸡，伸着脖颈，拍着翅膀，放开它那高亢的喉咙，唱起动听的民歌。这歌声就像是秋天的金风，催着飘起的朝霞，把满天的星星采尽，把蒙蒙的晨雾拢向炊烟四起的村头。透过雾霭远远望去，敞开巨大胸膛的华北大平原，身上系着一条银光闪闪的白带子，那飘曳的白带，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子牙河。她，蜿蜒曲折，向东流去，不知流了多少个春夏秋冬。

在子牙河的北岸，有一个回族村庄，叫东辛庄。这是个古老的回族村庄。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黄河泛滥，灾荒连年。黄河上游宁夏川一带的回回民族，依照有经验的老人指点：太阳是真主居住的地方，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才会找到穷回回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宝地。于是，他们三家一伙，五家一群，搭帮结队，沿路讨食，向东方赶路。他们走呀，走呀……

当碧绿的子牙河水挡住他们去路的时候，从河套逃荒来的穷回回们仅仅剩下四、五户人家了。

“天下黄连最苦，世上回回最穷。”按当时官府的规矩，穷回回们是没有资格居住在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的。西来的回回们只好在子牙河畔选了一块兔子不拉屎的盐碱地居住下来。勤劳、勇敢，是回回民族的天性。既然真主赐给这块土地，再贫脊也是宝地。于是，这几户西来的游子，拖儿带女，没有黑夜，没有白天地耕种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终于用勤劳的血汗和辛酸的眼泪，将这块处女地开垦出来，为此，他们给这个新生的小村落起了个辛酸的名字：“东辛庄”。

子牙河水静静地流呵流……随着时代的推移，东辛庄由开始的几户，慢慢发展到五百多户人家。用黄土盖起的小屋像棋子一样布满了河湾，房前屋后长满了绿柳、红枣树和大叶槐。站在高高的十里长堤，向东辛庄望去，绿柳、红枣、白色槐花，点染得简直像一幅年画。尤其是坐落在村中间的清真寺的塔尖，更是十里之外就可以看得见。在清真寺的前面，有个绿波荡漾的天然小湖，回回寨被这片湖水分成了两个小自然村。湖水东边一半叫“东头”，西边的叫“西头”，中间有一座木制的小桥把东、西两头连接起来。在村东头的南边，有三间土坯房屋，住着一个贫穷的回族农民，他的名字叫马永长。

1902年农历大年初三的清晨，大雪停了。这场雪从除夕晚上开始，像鹅毛一样，纷纷扬扬整整下了三天，两尺多厚，东辛庄成了银白世界。雪停不久，从马永长屋里传出几声婴儿的啼哭，他第二个儿子呱呱坠地了。

马永长望着刚出生的儿子，心想：在这多灾的世道，自己

又添丁加口，这一切都是真主的本意。于是，他跑到清真寺，请阿訇给取了个吉利的回族经名，叫“尤素夫·马本斋”，学名叫马守清。

小本斋的母亲叫白文官，是河间城里人，出生于光绪元年，白文官的父亲叫白景奎，是个粗胳膊壮腿，老老实实的庄稼人。他接二连三地生了五个女儿。

白文官的爷爷是位三代祖传的土中医，十里八乡的还有些小名气，劳苦老百姓有病有灾的，都愿意请他去诊断。一来是他随请随到，有求必应；二来是钱给多少他不计较。乡亲们都知道他治疗小儿天花最拿手。谁家孩子得了天花，只要把他请去，他站在门口，就可以看出躺在炕上的孩子症状如何，能不能好。他治好了许许多多的害天花的病儿，因此，河间城周围的穷百姓们给他送了一块匾：“妙手回春”。

爷爷对自己的五个孙女并不讨厌，和对待男孩一样，他常教训儿子白景奎：

“男子能顶家，女子也能过日子。只要把‘勤俭’二字挂在心上，男女都一样。”爷爷不仅教育孙女们勤俭持家，操劳家务，还常给她们讲《说岳全传》、《徐母骂曹》、《木兰从军》、《孟母择邻》的故事。

就在白文官 17 岁那年，英国的传教士在河间这座古城内办起了一所教会学校，免费招生。一天，爷爷对儿子白景奎说：

“女子读书，胜过男子大丈夫。咱就让五姑娘去上学吧！”打这以后，白文官的五妹上了教会学校。

白文官从小就是个有心计的姑娘，她自己不能上学，却每天晚上把识字的五妹叫到自己身边，让她教自己认字。天长

日久，她也增长了不少学问。

时间就像小河的流水，匆匆地从人们的身边流过。白文官19岁了，她高高的个子，匀称而苗条，清秀的脸庞，总带着温柔的笑意，她十分善良、纯朴、贤慧，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姑娘。周围的回民村庄，来白家给她提亲做媒的人踢破了门坎，可是他们都被爷爷婉言谢绝了，因为他有他的心思。

那还是两年前一个夏天的夜晚，爷爷到东辛庄出诊。在返回河间的半路上，突然乌云滚滚，风雨大作，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大车道上的黄土变成了泥浆，车辙变成了小河。老中医顶着倾盆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猛然间一个炸雷在头顶上炸响，老人猛然一惊，双脚一滑，“扑通”一声摔倒在路边的泥坑里。奔波了一天，老人疲劳不堪，加上雨大坡滑，他咋也爬不起来了，老人哀叹：“难道今天就是我去见真主的日子吗？！”

在这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关头，老人透过灰蒙蒙的雨幕，模模糊糊看到远处跑来一个人。

这个人来到跟前，二话没说，不仅把老人扶起来，还一直把他背到家中，躲过了这场大雨。在日后的交往中，老人感到救过他的这个小伙子很可爱。

在白文官19岁那年，由爷爷做主，把她嫁给了那个小伙子——东辛庄的马永长。因为马永长的小名叫连成，所以，后来人们都亲昵地叫她连成婶。自从她嫁到东辛庄后，便和丈夫马永长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地在那几亩薄地上浇灌汗水。他们播种着辛苦，收割着穷困，日子过得像盐碱地里的水一样，又苦又涩。

小本斋10岁了，特别喜欢养鸽子。他喂养的那三只鸽子

特通人性，只要小本斋打一声呼哨，三只鸽子就会从蓝蓝的天空中直冲下来，落在他的肩头和手上。本斋给三只鸽子起了好听的名字：那只全白的名叫“雪花”；银灰色满身有黑点的名叫“雨点”；那黑色白翅膀的叫“银翅”。

一天清晨，雪花、雨点、银翅在彩霞满天的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着，小本斋独自一个人仰面躺在草堆上，看着空中飞翔的三只鸽子，嘴里不住地唱着：

一只小鸽一片云，

飞到天上去送信。

老天老天快下雨，

收了麦子送给你。

“本斋！”母亲的喊声从院子里传来。

“咳！”本斋忙坐起来。

“拿着瓦罐，跟娘到地里扫碱土去。”

“知道了！”本斋答应着，从草堆里站起来，把两个手指往嘴里一放，“吱——”地发出尖锐的呼哨声。

在空中飞翔的鸽子，立刻俯冲下来，落在了本斋的头上和肩上。小本斋头上顶着雨点，肩上扛着雪花、银翅，手里捏着瓦罐，跟着母亲向子牙河边那片盐碱地走去。

在白茫茫的碱地里，母亲在前面将硝土扫成一堆一堆的，小本斋随后把硝土一捧捧地往瓦罐里装。不一会儿，小本斋装了满满的一瓦罐碱土：“娘，罐子装满了！”

母亲回头看了看满脸是汗的儿子，心疼地说：“唉，皇上就不念咱百姓的苦哇，交皇租，纳地税，穷的连盐都买不起，只好扫点硝土熬小盐。这兵荒马乱的，哪年哪月，咱回回才有个安生日子。”

“娘，皇上是啥东西？什么叫安生日子？安生日子能吃饱饭吗？”本斋脑海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

母亲放下手中的扫帚，用破衣襟给儿子擦去满头的汗水，爱抚地摸着儿子的头说：“孩子，安生日子就是平平安安的好日子，好日子就有饱饭吃。昨天，我在子牙河堤上听跑船的说，如今北京城的皇上给废了！有不少地方兴了新官府。真主保佑，要真是那样就好了，你可以上学读书识字了。有了学问就能为咱穷回回争气了。”

“读书！”小本斋眨了眨那双机灵的大眼睛，疑惑不解地望着母亲。他琢磨了一阵子，好奇地问母亲：“娘，我也能读书？读什么书？什么时候去上学？”

母亲看着儿子那认真的样儿，笑啦：“孩子，我和你爹合计好了，砸锅卖铁也得供你上学去。读书可以认识好多好多字，先生还给你讲很多很多故事，学很多很多道理，长大了能为咱们回回办大事。”

听说上学可以听更多更好听的故事，小本斋那股高兴劲，就甭提啦！他拽着母亲的胳膊说：“娘，你现在就给我讲个故事吧。”

母亲平时常给儿子讲故事，像《岳母刺字》、《苏武牧羊》、《木兰从军》，已经讲了一遍又一遍。这会儿，她用手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抬头看了看眼前这白茫茫的盐碱地，又看看身后滚滚尘埃，心情像子牙河里的浪波，难以平静。这位 38 岁的农村妇女，和丈夫马永长一样，尝够了人间的辛酸苦辣。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盼望儿子能上学读书，长大成人后，为世代受人欺凌的回民做点事。想到这，母亲将小本斋拉到自己身边，又指着地头上一座野草丛生、松柏成林的大

土丘问：

“孩子，你知道那座大土丘叫啥吗？”

“知道，叫铁匠台。”

“为啥叫它铁匠台呢？”母亲拉住本斋的手说，“走，到铁匠台上歇会儿去。”

铁匠台是座圆型的丘陵，丘陵的顶部长满了松柏树，丘陵的腰部布满荆条棵。每逢秋天，荆条棵开满的紫色的小花，好像是一条紫色的带子，系在丘陵的腰间。丘陵的下部长满绿色的青草，开遍了野花。

母亲领着本斋登上这座绿色的古丘，坐在一棵大松下，对儿子说：“娘给你讲讲这座铁匠台的来历吧。”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咱们河间府北门大街有一位老铁匠，他忠厚老实，身高力大，是条冷了迎风站，饿了挺肚行的硬汉。他12岁进铁匠铺学艺，出师后，就凭着一身好手艺顶起门面，整天起早贪黑，铁锤擂得叮咣响。经他打出来的镰刀呀，锄头呀，耙子呀，铁锹呀，钢口好，又好使又便宜，方圆百里出了名。时间一长，找他打家什的人越来越多。老铁匠最喜欢和穷苦人交朋友，常常把镰刀，锄头，铁锹什么的，送给那些买不起农具的穷苦人。

“河间城流传着这样一首古老的歌谣：‘瀛之南水漫漫，瀛之北水汨汨，瀛之西水淅淅，瀛之东水漉漉’，古代的河间处于黄河故道，河汊密布，在子牙河与滹沱河之间，所以叫河间。在老铁匠60岁那年，黄河改道，又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子牙河旱得见了底，地里的庄稼晒得直冒烟儿。穷百姓们没吃没喝，那个苦呀，就甭提了！子牙河十八村的乡亲们，拖儿带女，跑到河边的龙王庙前烧纸求神，祈求真龙显圣，皇天降雨。

可是，那庙里的泥老爷，哪管黎民百姓的苦哇。没求来天神却求来了‘地神’，官府如同青面獠牙的恶神，天天催租要债，摊派皇粮，逼得人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就在这求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生死关头，老铁匠手拎大铁斧，向百姓们高声吆喝道：‘父老兄弟们，穷苦哥儿们！渴死饿死，不如去找官府算账去，抢回粮食，或许有条活路！’难民们一呼百应，大伙抱成团儿，在老铁匠的带领下，一把火把县衙门烧了，把监狱砸了。他们打开官府的粮仓，一古脑儿地把粮食分光啦。

“官府兴师动众，派了大批官兵来河间镇压。老铁匠不愧为一条硬汉子，有骨气，带领着穷苦百姓，手拿刀棒锹耙，拼死反抗，足足打了七七四十九天。最后，老铁匠手下的人，死的死了，伤的伤了……他边战边退，一直退到咱们坐的这座土丘上。他率领着剩下的 50 名勇士，又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只剩下老铁匠一个人了。当官兵们再次冲上土丘的时候，只见老铁匠一个箭步窜上了土丘的最高顶，大吼一声，抡起大板斧向官军砸去。只听‘啊’的一声惨叫，为首的军官，人头落地。官兵们个个吓得不敢上前，只得乱箭齐发。老铁匠身中数箭，但仍然昂首挺立，稳如泰山……”

“第二天清晨，云开日出，彩霞万里。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这座土丘上寻找老铁匠。英雄的老铁匠，却无踪影了。在他站立的地方，长出了一棵枝干挺拔的参天大松树，传说这棵大松树就是老铁匠的化身。从此，这座土丘就叫铁匠台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本斋的两个好朋友小俊和傻六，也来到他们身边，一起听连成婶讲述老铁匠的传说。



本斋听罢传说，深情地望着那棵铁匠松，一言不发，默默地沉思。小俊指着铁匠松说：“真像个神气的老爷爷。”

“嘿，嘿，真跟老头儿一样。”粗声粗气的傻六，每逢开口说话，必定先嘿嘿两声。他取名叫“六”，不是因为他排行在六，而是取“六六大顺”这个吉利数，又因为他缺少个心眼儿，所以人们都叫他傻六。

母亲见本斋沉默不语，问：“孩子，你在想什么？”

本斋握着小拳头说：“铁匠爷爷真好，长大了，我也要学他那样！”

母亲满意地点头说：“好孩子。”又抚摸着身边的两个孩子，说：“等你们长大了，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咱穷苦百姓；不管你们将来当什么人，处处事事都要做老铁匠这样的人！”

这时，落在瓦罐上的“雨点”和“银翅”“喔啾，喔啾”地叫起来。

“嘿嘿，鸽子想回家了。”傻六指着两只鸽子说。

本斋伸手抓住两只鸽子，说：“小俊、傻六，走。”

三个孩子一口气跑到了台顶上，本斋把手一扬，两只鸽子把翅一展，“叭，叭，叭……”打着响翅，向隐约可见的清真寺塔尖方向飞去。

“雨点飞啦！”

“嘿嘿，银翅飞啦！”

“飞啦！”

本斋靠着铁匠松，看着在蓝天白云间飞翔的鸽子，觉得自己也在振翅飞翔……

本斋和小俊、傻六跟在母亲后面走过村中央的小桥，来到